

中国当代作家

ZHONGGUO DANGDAI ZUJIA
系 列

孙 王

国家干部 [上]

天 网 · 凶 犯 · 孤儿泪
抉 择 · 红 雪 · 十面埋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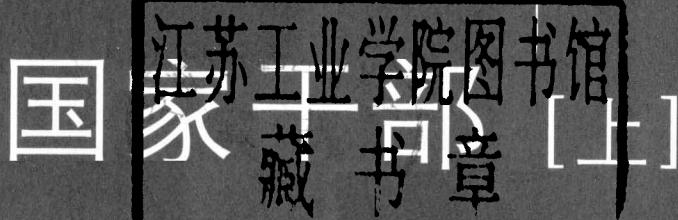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 国 当 代 作 家

ZHONGGUO DANGDAI ZUJIA

张 扬

系 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干部/张平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张平系列)

ISBN 978 - 7 - 02 - 007223 - 1

I . 国… II . 张…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308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印制:李 博

国家干部(上 下)

张 平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66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6.75 插页 6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7223 - 1

定价 50.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

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自序

从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出版到现在，已有四年之久。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当这套丛书即将出版时，不禁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过，近年虽然没能将新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却一直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揣摩。我不会放弃创作，因为我曾说过，放弃写作，就等于放弃了生命。

近四年，看了、写了、思考了太多的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东西，说了、做了、努力了太多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但当这套丛书出版时，却突然觉得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写，应该写，值得写。很多很多新的感触和冲动，很多很多新的认识和理念。同以往相比，很多很多都是截然不同的，很多很多甚至是颠覆性的。静下心来细细地一想，很多很多确实都变了。

当然也有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作家的眼光、作家的思维、作家的处事原则和做人底线。这些正是这套丛书留给我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几乎横贯了改革开放的每个阶段，也几乎容纳了面对这些年代的所有认知和情感。

这些作品验证着我的创作方式，也体现着我写作与生命的价值。

如何评价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这其实很难。评价都是别人做的，评价自己大都言不由衷。要是非说不可，大概就是这么几点：一是在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选择上，我更多地选择了社

会性；二是在普通读者和精英读者之间，我更倾向于普通读者；还有一点，我选择的一直是现实题材，近距离地直面现实，直面改革。关注现实，关注时代，这既是我的写作方式，也是我的写作立场。

收入本套丛书的这些作品曾给我带来过无数的掌声和鲜花，也给我带来几多坎坷和艰辛。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让我深为庆幸的是，我幸运地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注定要被大写的时代。

我的确是幸运的。我的作品也一样是幸运的。

是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疑难，对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只要你看看想想五千年的农牧文明和封建古国给我们留下了一堆什么样的遗产，就应该明白、应该懂得这个古国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多么悲壮而惊人的奇迹。在历史长河距我们最近的短短几十年时间，这个古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已属绝无仅有。不管你持何种态度，也不管你站在何种立场，这一点谁都无法改变，谁也无法改变了。

在灾难频仍、危机重重的今天，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古国也是幸运的。

常听人说，距离历史越远才看得越清楚。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问题是，不管怎样观察历史，不也一样需要细节，需要考证？当代史学家们重新审视历史时，不也正是从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录中，一点一滴地去寻找证据，去归纳观点？伟大与渺小，辉煌与阴暗，不也一样需要客观，需要理性？所以说，面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记录，需要细节，需要实据，需要真情，需要人民的共鸣，需要作家的职责和良知。

还听人说，文学创作应该瞄准永恒的题材，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作品才有可能流传后世。我同样也不反对这样的观点。问题是，当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都

想让自己的题材远离现实,那是否符合我们的国情?对一个作家来说,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惊天地、泣鬼神的当代现实,就这样远远地离开,让没有亲历过的后辈作家们去描写,去想象,这样做是不是太超脱、太不负责任了?假如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留给后辈人阅读,那我们后辈的阅读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一个在当代没有任何影响的作品,在后世突然洛阳纸贵、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有多大?几乎让所有作家推崇的《红楼梦》,在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就没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又如何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

一个社会,需要流传千古的作品,也同样需要与社会同步的作品。想想赵树理、马烽那一代作家,他们作品的读者也许会越来越少,但他们对同时代读者的贡献谁也无法替代。作为一个作家,能活在同时代读者的心里,也算可以了。

有人说,每一个时代产生的伟大作家,都一定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良知,都一定会给那个时代的人民带来过欢乐,带来过希望和信心。我更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为这个时代带来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我同样希望自己这套丛书以及今后的作品,都能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记录,给这个时代的读者带来一些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张 平

2009年4月

国家干部(代序)

干部,为外来谐音词。最先源于法国,法文为 CADRE。意为框架、军官、高级管理人员等。后来作为军队官员、社会团体和企事业首脑等含义,逐步为许多国家所通用。中国使用的“干部”一词,则源于日本。“干部”一词,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在各国并不一致。在中国,“干部”一词最早沿用时,便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广泛应用了“干部”一词及其概念和含义。其狭义是指党的骨干和指挥人员;广义则指为党从事政治、文化、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和军队排以上的军政人员。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以后,继续沿用、强化和扩大了这一历史概念,在国家公职人员不断发展分化的过程中,干部的范围越来越广。各级各类领导人员、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一般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记者、编辑、教师、医生、警察、法官、税务员、工商人员、银行职员、文艺工作者等等均属于干部范围。也就是说,只有这些人才真正具有干部身份。再后来,还出现了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等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于出现了干部门卫、干部司机、干部厨师等怪异现象,成为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大奇特现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致使生活在中国的公民,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学生军人,没有一个人不向往着能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中国的干部体制自然而然地促成了一

种干部文化，在这种干部文化里，也就势必使得中国的干部队伍越来越膨大，也势必使人们对于干部身份的向往越来越强烈……

在毛泽东的五卷著作里，使用最多的词汇也是“干部”。

干部的种类有很多很多，如党政干部、行政干部、领导干部、省部级干部、厅局级干部、县处级干部、科级干部，机关干部、事业干部、党外干部、厂矿干部、农村干部、乡镇企业干部等等。在这些干部里头，有些具备真正的干部身份，有些则并不具备真正的干部身份。

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干部其实只是这样一批人：具备干部身份，担任领导职务，从事领导工作的党政机关负责人员。只有他们才真正称得上是国家干部。

这里并没有任何歧视其他干部的意思，因为只要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干部，就必得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你首先得具有干部身份。而只有当你具有干部身份时，才会具有真正的领导干部的候选资格。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并不等于就是领导，而领导则必须具有干部身份。所以在当今中国，干部并不等于就是政府官员，唯有具备领导身份的国家干部才能称得上是政府官员。

共产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党员并不等于就是干部，但党政干部和行政干部，绝大多数肯定都是党员，尤其是党政干部中的一把手和其他单位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必然是党员。

中国当今所有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都是从具有干部身份的共产党员里提拔起来的……

据报载，截至二〇〇三年，中国的干部人数已有数千万之众。在此如此庞大的一个领导干部的候选队伍里，容纳了中国绝

大多数的精英分子和优秀人才。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也一样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战争年代或国家的特殊时期里，精英和人才会很快、很容易地显现出来。但在平稳时期，数不清的磐磐英才却常常得同庸才与小人，甚至得同腐败分子在一起苦受煎熬。他们同是政治的产物，然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并不真正了解政治，以至于有些人常常在拒绝和瓦解着政治，以至于常常在政治的巨轮之下粉身碎骨。

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干部队伍缺少应有的监督，因此就容易产生动荡、昏乱和腐败。这些人大概还不真正熟悉和了解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干部队伍也一样有对它自身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所不同的是，这种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只是来自于外部而且还来自于其内部，有时还会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所产生的各种团体和派系相互之间的监督、竞争和斗争。对此也就产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由来已久的尺度和准则：“文死谏，武死战”，“不事二主，不做贰臣”，“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县官不如现管”，“一朝天子一朝臣”，“窝里斗”，“顶头上司惹不得”，“官大一级压死人”，“清官”、“贪官”、“昏官”、“极左分子”、“中间派”、“右派”、“改革派”、“少壮派”、“实权派”、“强硬派”、“温和派”、“保守势力”、“腐败分子”、“既得利益群体”等等。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政治环境中，当一个领导干部非常清明和廉洁时，他手下的这个干部群体就会变得井然有序、欣欣向荣；反之，当一个领导干部变得十分昏庸和腐化时，他所管辖的这块地方就会民怨沸腾、冤狱丛生……

干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特有的专有名词。即使是那些并不真正具有干部实质而只是具有干部称谓

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诚信和尊严,也常常会在众人面前摆出自己最具说服力的身份:“还用说吗,怎么着咱也是个国家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曾大大小小、断断续续进行过无数次整风和运动,而每次整风和运动的实质,其实都是对干部进行整顿,也就是对那些具有真正领导身份的干部进行整顿。所谓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究其底里都是一次次大规模的干部整顿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一词的内涵也在渐渐发生着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国家公务员称谓的引用和出现,现在似乎在人们意识中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定式,只有成为国家公务员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干部。

但不管怎么样,一旦你在党政机关占据一个位置,那么在老百姓眼里,你自然就是一个领导干部,一个国家干部……

国外的人大概很难听懂这样的话,这种话唯有中国人才会一听就明白。

隐隐约约地他看到门好像被轻轻地推开了。

他揉了揉眼睛，目标终于又要出现了！

他立刻兴奋了起来，甚至微微地还有几分紧张。尽管他们之间的距离相当远，而他所等待着的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存在。

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了，就好像一个隐蔽的猎手，悄无声息地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看似轻松的事情，其实很累很苦。他必须全天候地，而且必须提前很多时间等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所等的这个人太没有时间概念了，随时都可能回来，但也可能到了深夜一点两点都不回来，甚至一整天一整夜都不回来。

他只能等待。

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在这里究竟等了多长时间了。至少也快四个小时了，至少！

他得用极大的耐力和毅力，当然也包含着极大的风险一直在等待着。

因为他等待的这个地方是在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

再具体地说，他等待的这个地方是在机关大院的一间极不显眼的屋子里，而他所等待着的那个人则是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对方的屋子不大，而他的屋子更小，严格点说，根本就不能叫什么屋子，而是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地下室。这几乎是一间被废弃了的地下室，看得出来常年无人光顾，蛛网遍布，又闷又热，黑黑的一层尘土足有半寸厚，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破旧家具和杂物，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霉味。他就像一只地鼠，在这样一个地方小心翼翼地拱出了一个两平方米左右的能藏身的地方。然后打开他眼前的机

关,屏气闭声地潜伏在这里。只要在这里待上半个小时,即使一动不动,他的脸上、身上、鼻孔里、眼睛四周,包括脸上脖子上的汗水和喉咙里的痰液唾液,基本上就全变成了黑的。他每天必须赶在下午四点左右,也就是在机关大院的干部员工们下班以前,偷偷溜进这个地下室,因为此时此刻楼道和大院里的人相对较少,他这样一个陌生人也较少会引起管理人员的注意。同时每天又必须赶在晚上十二点以前,也就是机关大院大门关闭之前,以及大部分加班加点的机关人员回家之前悄悄地溜出来。再晚了,就会引人注意,如果再晚到凌晨三四点,那就意味着他只能再在这里待一整天整夜了。一旦天亮了,他就再也不好出去了,别的不说,只他的身上脸上黑不溜秋的颜色和汗渍就足以让所有人大吃一惊,顿生疑虑。

但他对这样的一个去处实在太满意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只要不出人为意外,简直可以说是应时对景,恰到好处,再完备不过了。尤其让他满意的是,他所待的这个破破烂烂的地下室,面对着的竟是整个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只要他站起来稍稍一踮脚,就能透过地下室那个窄窄的小窗户看到整个机关大院的一举一动。真是太棒了!尽管太热了点、脏了点、闷了点,但只要能让他感到安全,再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

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远不近,准确地说,有三四百米。对于当今的现代化通讯设施,这实在太近了。但对于一个必须极为隐蔽的无线装置来说,这段距离也就不能算近。他所使用的技术,其实是一套相对并不怎么复杂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技术,但在中国,尤其是在一个内陆县级市使用这种无线系统,就显得极为机密和尖端。它的伪装技术尤其高超,即使是真正的行家里手也极难察觉。正是借助这样的一个极其隐蔽的装置,才足以让他毫无顾忌一览尽收地看到对方,而对方对他的存在和偷看则全然不知毫无察觉。说白了,这是一个极少数人才能拥有和掌握的可视可听无线装置,带有2.4千兆赫发射器、暗藏式摄像机和天线,它的微小的监视器

探头可以安装在对方难以发现的任何地方。电源是普通的家用电源，可录制其范围内所有物件清晰生动的画面和声音。也就是说，他可以偷偷地仔细地看到对方的一举一动，而对方却根本不会知道竟有人敢在这个市委大院里，如此放肆大胆不留余地地观察着他。

他是在监视，是在窥探。

他明白，他必须耐心地等待，只有耐心等待，才有可能等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要等到他所需要的东西，首先必须看到他所需要看到的东西。他得找到证据。他需要的也是证据。

他胸前的这套价值数万美金的全方位微型摄像监视系统，是他冒着巨大风险，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才偷偷安装好的。对方的办公室、卧室，包括洗手间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要他想，全都可以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他的眼前。如果需要时，他只需动一动按钮，就可以得到他所看到的任何东西。只要这些东西有用，立刻就可以成为他所需要的证据。

这些证据对他来说，将是一笔巨额财富。证据越有价值，他得到的财富的额度越高。即使是这笔财富的底线，也足可以让他一家人舒舒服服地活一辈子。

这本不是他想干的事情，这种事情太恶心太下作了。虽然干这类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但这次完全不同。因为他要监控的这个人物实在太不一般了。一旦传出去，圈里圈外的人肯定都会恶心他一辈子。他清楚，这样的事情也实在不是人干的事情。何况完全违法，严重的违法，如若被缉拿判刑，就算你花光了家产，打通了各种关节，十年二十年的刑期只怕是跑不了的。

他之所以最终答应了这件事情，表面上看，一是那巨额的回报，二是幕后这些人的身份。虽然他并不缺钱，但这种大笔的很容易就可以到手的钱，他当然不会拒绝。尤其是这种钱没有什么实

质性风险，只要他们内部没有人为的因素，几乎可以断定不会出什么意外。他清楚幕后指使他的这些人，都是些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人物。尽管同他接头的人平平常常，看不出有什么大的来头，但从他说话的口气里，从他含而不露的表情里，他感觉得出来，让他干这种事情的幕后的那些人，绝不会是一般的人物。只这一套无线装置，就完全可以断定他们的来头大得很，背景深不可测。所以他明白，来头越大，背景越深，他自己也就越相对安全。即使万一出了什么纰漏，他首先会是安全的。他们绝对会保证他的安全，因为他的安全决定着他们的安全。所以来头越大，背景越深，他也就越安全。这个，他心里有数。虽然他知道这是犯法，虽然有些紧张，但心底里他并不担心什么。除非他们想杀人灭口，但他明白，现在还远远到不了那个地步。何况他还留着一手，他也明白无误地已经暗示给他们他留着一手。所以他清楚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非常安全的，他们还不能，还不想，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但这些并不是最终让他知法犯法的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太想了解他所监视的这个人物了。

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眼下炙手可热，大权在握，让多少人眼巴巴盯着的一个人。

有人夸他好，能把他吹到天上；有人骂他坏，恨不得立刻就让他下地狱！

他就是眼下的澄江市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据可靠传闻，他将是下一届澄江市市长，甚至有可能是澄江市市委书记最有力的竞争者。

他今年刚满三十八岁。

他的名字叫夏中民。

一种说不出来的欲望和冲动折磨着他，他真的想知道，这个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如今那些个当官的，尤其是那些不小

心一步踏空，被什么人给揪出来的贪官们，吃喝嫖赌抽，简直五毒俱全。听说有个家伙，每天晚上都得有个姑娘陪睡，有时候还跟两三个小姐一块儿睡。真他妈的活腻了，连牲口都不如！

尽管干过几次了，尽管还没发现过有多干净的，但像牲口一样的家伙，他还真没遇到过。

他倒要好好瞧瞧，眼前这些个道貌岸然的当官的究竟能黑到什么程度。

—

澄江市委常务副书记汪思继在新城宾馆等了两个多小时了，仍然没有等到从昊州市委组织部下来的干部考察组。澄江市是县级市，隶属于昊州。上一级组织部下来的考察组，作为主管组织的市委副书记，无论如何也应是最主要的配合者和接待者，何况他还是常务副书记。

但汪思继今天一天没露面，对别人说他开会去了，其实他是不想露面。这次昊州市委组织部下来的考察组来得特别突然，作为主管组织的副书记，对这次干部考察，汪思继事先居然毫不知晓，没有任何人给他打过招呼，更没有任何人给他透露过内情。尽管汪思继并不是不清楚，组织部下来考察干部，从组织纪律上讲，事先是不会也不应该给任何人打招呼透露内情的。一般情况下，在考察组派下去之前，只需通知一下考察对象所在的单位就行了。当通知到单位时，其实也就人人皆知了。人人皆知了，还要他这个主管书记干什么？主管书记和看大门的同时得到消息，那主管书记还有什么权威性可言，脸面又往哪儿搁？前天接电话的干部处刘处长告诉他时，见他一脸的茫然，甚至还像不相信似的问了他一句，怎么，汪书记，这次考察连你也不知道？汪思继当时就感到脸